

杏黃色的月亮在天邊努力的爬行著，企望著攀登樹梢，有著孩童般的可愛神情。空氣是炙熱的，透過紗窗——這個綠色的罩子，室中儲蓄了一天的熱氣猶未散盡，電扇徒勞的轉動著。桌上玻璃缸中的熱帶魚，活潑輕盈的穿行於纖細碧綠的水藻間，鱗片上閃著耀眼的銀光，——這是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點綴了，這還是一個孩子送來的，他的臉上閃爍著青春的光彩，將這一缸熱帶魚放在桌子上：「送給你吧！也許這個可以為你解解悶！」

魚鱗上的銀光，在暮色中閃閃明滅，她想，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嗎？閃爍一陣子，然後黯然而了，接著又是一陣閃光……，但誰又能說這些細碎的光片，能在人們的眼前閃爍多久呢？

杏黃月漸漸的爬到牆上尺許之處了，淡淡的光輝照進了屋子，屋子中的暗影挪移開一些，使那冷冷的月光進來。

門外街上的人聲開始嘈雜起來，到戶外乘涼的人漸漸的多了，更有一些人湧向街口及更遠的通衢大道去，他們的語聲像是起泡沫的沸水，而隔了窗子，那些「散點」的圖案式的人影，也像一些泡沫：大的泡沫、小的泡沫，一些映著月光的銀色泡沫，一些隱在黝暗中的黑色泡沫，時而互相的推擠著，時而又分散開了，有的忽然變大了，閃著亮光，有的忽然消失了，無處追尋。

忽然有個尖銳而帶幾分嬌慵的聲音說：「月亮好大啊，快照到我們的頭頂上了。」接著是一陣伴奏的笑聲，蒼老的，悲涼的，以及稚氣的，近乎瘋狂的：「你怕月亮嗎？」玻璃缸中的熱帶魚都游到水草最密的方向去了。街上的嘈雜的人語聲、歡笑聲暫時沉寂了下來。誰家有人在練習吹簫，永遠是那低啞的聲音，重複著，重複著，再也激揚不起來了。月亮也似仍在原來的地方徘徊著，光的羽翼在到處撲飛。門外像有停車的聲音，像是有人走到門邊……她屏止呼吸傾聽著。那只是她耳朵的錯覺，沒有車子停下來，也沒有人來到門前，來的，只有那漸漸逼近的月光。

月光又更亮了一些，杏黃色的，像當年她穿的那件衫子，藏放在箱底的已多久了呢，她已記不清了。

沒有開燈，趁著月光她又將桌子上的那封老同學的信讀了一遍，末了，她的眼光落在畫著星芒的那一句上：「我最近也許會在你住的地方路過，如果有空也許會去看看你。」也許……也許……也許……。她臉上的笑容，只一現就閃過去了，向那些熱帶魚的鱗片，倏忽一閃，就被水草遮蔽住了。

水草！是的，她覺得心上在生著叢密的水草，把她心中那點閃光的鱗片，那點希望都遮住了。